范太史集

五

二 八月

臣伏見韓忠彥弟嘉彥已授駙馬都尉忠彥執政非祖
宗故事陛下方以大公至正率先天下豈可首變累朝
舊典開姻戚預政之端伏乞早罷忠彥政事以為後世
之法取進止

論樞密院闕官劄子 十二日

臣竊見樞密院闕官陛下選用執政臣不當預然臣忝
備耳目之任有所聞見不敢不盡若但避嫌疑形迹恐

非陛下所以任臣之意謹具開列如後

一臣於六月十六日上殿面論中外未見有可相之人在外唯有馮京聞其病損亦有女嫁蔡確臣言如此非謂京便不可用也但欲陛下知而察之耳文彦博亦與蔡確為昏姻吴充亦與王安石為親家趣向各異何嘗相黨若趣向皆同雖不為親自是黨也馮京在神宗朝為參知政事與王安石論議常不合先帝知京中立亦甚倚之其後與吕惠

歷事多仁宗朝翰林學士存者唯京一人今人才
難得若復以京知樞密公論必皆允愜又得一前
輩老成之人與後進者相參後進者亦必有所畏
忌京年垂七十必不為欺客院止藉其謀慮知識
宜得老成之人臣與京素無恩分止是京初作執
政臣守官京師隨例旅見後來臣一向在西京修
書京過西京臣亦止與賓客一見此外更不相接
今之所言採之公論謂宜如此非獨臣一人以為

然也京與王安石吕惠卿論議不合多書於時政記今修入神宗實録可以考驗

一趙禼守邉治軍素有威畧深知兵法善揣敵情熈寧之初先帝一見禼即知其有將帥才驟加拔擢委以西邉之事今已二十年中間討伐安南雖無大功然處置南事多禼之力故先帝雖貶禼官使知桂州久不得還葢藉其鎮遏故也今禼久在延州於國實有勤勞陛下若寘在樞密則所照管者不獨鄜延一路西北二邉及蠻夷之事皆可訪問

臣伏見明堂大禮已在散齋恭惟仁宗皇帝若稽古典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先詔有司乘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撰樂曲舞名服靴袍御崇政殿閱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靴袍親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二榜將近祀日霖雨不止仁宗禁中齋禱極於恭虔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之夕即罷警嚴仁宗每詣神座行禮畢鞠躬却行須盡褥位方改步移鑾以示肅恭之至又令侍臣徧諭獻官及進徹

禮之言齋曰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古之君子其齋如此齋三日必見其所祭者誠之至也夫唯致齋肅恭然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書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夫皇天惟親至敬鬼神惟享至誠天人之交相去不遠惟誠與敬可以感通陛下躬行於上則百官有司莫敢不祗肅於下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惟陛下虔恭祀事以教天下之孝使羣臣萬國瞻望盛德休光臣不勝拳拳之愚取

進止

上殿論法度劄子十八日

臣竊以朝廷治道必歸於一祖宗創業傳之萬世造立法度皆因衆人之智積日累月講磨而成非獨出一人之意取一時之便而已累聖相承百三十年比之前代治安最爲長久其法有已成之效此可信而不疑也然行之既久則其間不能無弊熙寧之初先帝勵精求治思致太平稍欲更革弊事以光大祖宗之業而王安石

下今二聖垂拱循守成規除去弊事十已七八海内安
靖已有成效今臣之愚竊謂朝廷既以王安石之法為
非唯當修復祖宗舊政則天下無事伏望陛下明諭大
臣凡所措置變改悉遵故常無得出意於新舊之間别
立一法自官制兵制將法民事有未便者更加修完祖
宗時所無而今所有其可行者存之不可者去之祖宗
時所有而今所無可復者復之如官制正名則如先帝
之規事實則仍祖宗之舊其他可以類推如此則上可

以終先帝之世人莫敢輕議河行大吴今已九年自元豐八年以來議者乃有異同朝廷疑惑故前遣李常馮宗道後又遣臣叔百祿趙君錫案視皆言無可塞之理即用北流為便士大夫亦言不可塞者十有九可謂衆矣昔堯之時洪水滔天堯咨四岳誰可治水者四岳皆薦鯀堯知鯀不可用曰吁咈哉方命圮族言其為人狠戾必不能順五行之性也四岳皆曰試之堯乃命鯀治水九載而功不成夫堯既知鯀不可用然而勉從四岳

者何也稽於衆捨巳從人也雖勉從四岳然鯀治水果無成功卒如堯之言夫以堯之聖知鯀不可用然猶捨巳以從人而况執政大臣出一言而欲天下莫之敢違乎夫河爲四瀆之宗萬水所會自大禹患其難治然禹所以能治之者順水之性而已漢武帝時河決瓠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武帝好神仙時方憂河決方士言曰黄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此四者皆武帝所欲而不能得故方士以

此説之至以塞決河比求神仙及長生其難可知也自是以後二十餘年不復塞武帝既封禪巡祭山川因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決河帝悼功之不成作瓠子之歌乃卒塞之名曰宣防其難亦至矣昨朝廷使李偉分導大河入孫村口歸故道以觧下流之患遂命偉專管勾疏導二股河臣竊詳李偉止因開沙河直隄第三鋪口放漲水入孫村口强名之為二股水落當復如故其理

也臣竊見去年初遣二使之時大臣方且力爭或曰可
塞或曰不可令言不可者已罷免所以廟堂無異議之
人止用一李偉之言暴然復興此役用物料發急夫調
兵已不爲少凡河役一起則公私遂空將來聚十萬兵
夫不唯窮困河北一路生靈京東京西亦皆震擾人民
離散盜賊並興國之大憂或在於此今河去北京止十
五餘里若進馬頭迫蹙河水則其勢不可測知脫有蹤
虞北京將何以捍禦當此之時雖誅李偉輩不足以謝

顧天下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妄舉大役輕動大衆河本無事而人強擾之臣不知執政以何為詞必以北流有決溢之害也夫夏秋之際百川皆漲非獨大河河中河陽兩山之間猶時有決溢況於河北河出平地無所扼束而北流隄防未理水性趨下安得全不為患也今秋水潦多於常年如昨潁昌水入城郭陳蔡亦有水災豈由河不復故道乎熙寧中河決曹村東南注鉅野與漢武帝時瓠子正同河決而南不可不塞故大興人徒塞

之至海終不能使水自下升高自大禹以來未聞用人功開土渠而引大河行其中者今不以人意順水而法使水隨人意此乃鯀陻洪水汨陳五行之失也元豐中范子淵為武濟之役欲橫絶大河費國財害人命不可勝計京西之人恨不食子淵之肉及其敗事姦臣黨庇止奪一官陛下嗣位方加貶責今欲塞北流與子淵何以異校其勞費與其為害又非武濟之比也夫水官欲興河役正如邉臣欲生邉事官員使臣利於功賞俸給

吏胥主典利於官物浩大得為姦倖豪民利於貴售梢草瀕河之人利於聚衆營為凡言回河之利者率皆此輩非為國家計也且以國家今日事力何如漢武帝與先帝之時以漢武帝之雄材先帝之神武皆以塞河為難而今日執政容易為之此臣所不敢信也假使有可回之理可塞之勢方今國用虛乏民力困敝朝廷唯宜安靜猶當省費息民况必無可回之理乎又有言北流之害者或曰淤塘濼或曰河入北界則失中國之險此

外都水使者自來春為始亟理隄防仍速行相度修閉
諸處決口臣自聞復置修河司指揮即欲建言緣臣叔
百禄嘗被使指言出臣口理亦有嫌是以躊躇至於閱
月今中外讻讻皆言不便臣有言責當陛下耳目之任
若避嫌緘嘿坐觀國事有誤則臣之罪大矣陛下亦何
賴焉是以冒昧竭盡其誠唯陛下深察臣無任懇悃激
切之至

國則當公天下之言盡河事之利害不當以官職姑息使人不言若為身則是唯欲人之同已而不欲人之異已豈唯國事不當如此為大臣身計亦未為得也人臣官愈進則當憂國愈深寵益加則當愛君愈切臣若聞命遂緘嘿不言不唯臣心實有所愧有識之士必指臣為貪利無恥忘國不忠之人伏望聖慈宣問大臣等所言回河是否如上所陳數件事理必有必無别白是非明辨可否使如臣輩不得緘嘿取進止

此朝廷若不罷河役則無不應副之理門下亦無由不行下臣稽之於古考之於今質之中外人言竊謂此功必不可成恐雖應副枉費國財民力有害無利謹具所聞見回河不便畫一如後

一水性趨下自祖宗以來河決以次向西此則地勢東高西下其理不疑商胡故道已行三十餘年隄防日增如築垣居水淤填積久其地必高此不待見而可知今北流千餘里欲使復為平陸故道千

為永久之利若歲歲增修一尺一寸皆是所得不為枉費東流已廢九年聞故隄穿穴一萬餘處陵谷遷變況於埽岸人力所為今若修完便同創置恐非人功國力所能供億譬如朽爛水槽多年不使一旦戱水豈不疎漏況水之性必不捨下就高設使能以人力蹙向故道必為大患

一北流每年不免決溢自是隄防未理水政不修埽岸怯薄全無備禦當夏秋之際小川猶漲自古未

有無患之河豈可因漲水噎凌決潰便欲全河回改設使能回向東不知可保無決溢之患否

一南宮上下埽連年決潰皆縁隄岸卑薄深冬噎凌衝破臣不知去冬以來曽與不曽增葺隄防如其不然則今冬噎凌之際豈可保其無虞訪聞北流西隄自信都以南三百里許一例卑薄昨南宮埽止高二尺濶五尺瀕河長老無不寒心又官中累年不調春夫埽岸使臣皆有免責罰指揮河清兵

一千八百萬必了不得朝廷既已興工不可中輟必須接續應副大抵興事之人無不如此范子淵武濟之役已用此計及至敗事又無窮須索朝廷知其不可方罷而子淵猶以此藉口歸過朝廷以為不應副非是功不成今李偉與子淵正同而河役浩大又非武濟之比奈何信偉此言

一熙寧初已議移深州至今不能移者人情重遷故也今欲回河雖免深州之患而不顧北京可乎昨

口猶不能為力而況兩岸漸進馬頭於急流巨浪
中旋下梢草客土欲合龍門此必不可為明矣
一北流雖有決溢乃是天災非人所為瀕河之民雖
被水害然亦有填淤肥美及漁採之利不聞失業
愁苦之嘆今回河向東若有潰決乃是引河水以
灌注州縣百姓豈得不歸怨於朝廷譬如天火人
火天火自是災孽人火必有歸咎且自古未有無
患之河利多害少即不須改作今北流實有大利

有布袋盛沙土可禦洪流也

一臣見傳堯俞言有人自河北來言北京地無横草石炭非常踊貴此乃九月中所聞未知今更如何聞往年六塔河役民間費錢五百文方了納梢草一束審如此則生靈何辜朝廷聞之豈得不動心也

一近依修河司所請降朝㫖下河北轉運司并修河司曉諭州縣民户向去别無科配物料臣竊恐此

止是空文物料不出於民何從而得興動大役豈有不騷擾者但恐朝廷雖降此指揮民間困苦亦無由盡知如役兵死未免只作逃亡申報民夫死則官中更不知數此尤可哀憫也

一修東流故道是一大役閉塞北流又一大役此二大役其害已不可勝言非民力所能堪令西戎未欵服萬一更有邊事將何以枝梧

一天聖初朝廷遣參知政事魯宗道往滑州相度塞

河口功料其後欲塞商河亦下學士院集兩省臺
議官議先朝慎重河事如此今倚仗一李偉即興
舉大事臣前上言士大夫言不可塞者十有九今
采於中外之論無小無大皆言不可非止十有九
而已自古未有違衆作事而能成功者也
一修河司奏打量第四鋪已下至孫村口大河水面
即目高如孫村口二丈五尺九寸者臣聞前年顧
臨謝卿材王孝先唐義問陳祐之張景先等衆官

一李偉稱北流河道動濶三五十里至七八十里然
大河行流謂之一滂一迭豈能必使之攤平徧滿
故每緊溜走移或東或西所向即決蓋無隄防扼
束之弊者臣觀古人唯不欲與水爭地故遠為隄
防使游波寬緩而不廹正以隄防扼束為水之害
則多決溢若兩隄相去數十里其河自有中流豈
有攤平徧滿之理水退則人皆種麥比及水至麥
已倍收且先帝宣諭唯欲遷州縣以避水而李偉

之人未有以易鯀而鯀必執其說以為水可堙塞而治故也仁宗時李仲昌欲塞商胡復橫壠歐陽修極言不可執政不聽修而聽仲昌仲昌終以敗事得罪以仁宗之明豈不知修可信而仲昌功必無成然而用仲昌者亦堯試鯀之意也熙寧初張鞏宋昌言欲塞二股河北流神宗遣司馬光等往案視光亦極言不可而鞏等急於有功纔塞而復決汎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之境以神宗之明豈不知光可信而鞏等功必無成然而

之資臣今雖無言責而有官守職在出納通達上下之
情聞見如此不敢不言伏望陛下與大臣平章若審如
所論有害無利即乞早罷河役以幸天下以福生民其
[illegible]物料可就用修塞諸處決口委外都水使
者[illegible]隄防如此則數路人心必安此乃管仲相
齊桓公轉禍為福之計也臣言狂愚伏乞少賜裁擇

范太史集卷十七